

刘智祥

文
体
新
探



文 体 新 探

刘 智 祥 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李恕峨
封面设计、题字 马贤忠

文 体 新 探

刘 晋 社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阳中中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

7.7×10.29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100千字

1988年12月制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221—00883—3/G·373 定价：1.70元

内容提要

本书从文章的社会作用出发，建立日用、职业、艺术三类新的文体系统，对每类文体进行探索性论述，并从写作学的角度考察每类文体的流变状况。立论新颖，论据翔实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可供各类中等学校、高校写作教学、写作理论研究及写作爱好者参考。

目 录

序	王强模	1
---	-----	---

第一章 文体，在中国 当代勃兴

一	三类千种各司其职	9
二	交叉·干枝·层次	13
三	在传递和接收、创造和 欣赏中前进	19
四	稳定而又蜿蜒的变化走向	25

第二章 日用类文体论

一	表达·备考·信守	31
二	创造和传衍	39

目 录

三 人人使用的程式化工具	48
四 事实·准确·简洁·色彩	56
第三章 职业类文体论	
一 专门家手中最好的“文器”	66
二 渺茫流来，清晰流去	80
三 专业性·政策性·程式性	88
四 全面据实地雕琢	96
第四章 艺术类文体论	
一 在审美的领域里	104
二 五千年来的民族智慧的伟大结晶	116
三 形象万岁	134
四 在艺术的海洋中	141
后记	146

王强模

探索创造的新成果

——《文体新探》序

日时的磨砺，使智祥获得了一项创造性的精神成果——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专著《文体新探》。

《文体新探》付梓前，智祥把手稿拿给我看，要我写篇序。说实在的，当时是有些犹豫。心想：文体方面的论著已经够多了，他将论出什么新货色来呢？智祥是我的好朋友，老知交，又不能拒绝，只好勉为其难地接过来，待看了内容再说。

这一看——我惊异地发现，果真是“新探”，名实相副。于是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，乃至达于三遍之多。这时，我决定为其“鼓与呼”了，变勉强为自觉，力争把序文写好，以期不辜负他的重托，也不致影响“新探”的光彩；只是力不从心，难以尽如人意。

几年之前，有幸读过智祥的几篇论文，如《写作的才气》、《谈中国科学诗》、《论公刘的诗》、《流沙河的月亮太阳诗》、《当代写作的文体意识》、《对话辨析》等，觉得文中有一股灵气沁透出来，很能让人感到作者是善于思考、勇于探索、长于创新的一类人物。每读他的一篇文章就总有新的收获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以《对话辨析》来说，属于驳正的论文。与人商榷、驳正谬误、明辨是非，这可能要得罪人，要引起麻烦，但智祥考虑的是学术，他以理论探讨的勇气，有理有据地指出“对话”的含义、作用以及在写作中的地位，使“对话”得到了明确的认识，纠正了偏颇。这种求异、突破、创新意识，确实难能可贵，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这部《文体新探》更集中更充分地表现出智祥的创新意识和理论勇气。敢于向权威发起挑战，很多人做不到，他做到了。叶圣陶先生的《作文论》，我历来奉为圭臬，照其论点沿用就是了。《文体新探》则不同，指出叶老对文体分类认识的局限，“只是着眼于文章的表现，未能从叙述、议论、抒情的社会作用立本”，似乎一语道出要害，抓准了关键。是的，仔细想想，日用类中有的文体，如“文摘”，是叙述、议论、抒情中的哪一类呢？这就难以包举。一种理论不能包举所属的事物，就有例外；例外太多，就是有局限的

不完备的理论。智祥向着几乎无人怀疑其正确性的理论挑战，正表明他具有大无畏的气概，或许他正要从向权威的挑战中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新颖的理论吧。

是的，独立的见解和新颖的理论已经从这部专著中显示出来了。这就是有创见的文体论。它的创见是从两方面表现的：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藩篱，另一方面展示新的理论体系。

从突破传统来说，智祥有继承传统的一面。他的理论绝不是从废墟中建立起来，他的体系也不是从空白里突出起来的。例如，文章分类的原则，就一点也没有离开传统的观念，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、文章与社会环境的关系、体裁的独立性与相对性的关系等都是论列的范畴，这些正是传统的观点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受着传统的束缚，而是有所超越。我国古代文章分类之繁复、细碎，而且不实用，不科学；近人和当代人对于文章分类渐趋一致，然而又并不理想，显得仍不完善。这些传统分类标准、分类观点，似乎凝滞了一样，几近世代相袭。怎样从传统中解放出来，使我们的文体现更有“当代意识”，更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，不能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智祥从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显示对传统的优越和对传统的突破，这就是他划分的三大类文体——日用类文体、职业类文体、艺术类文体。这样的划分，对于我来说，确实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好象突然间，天地变得宽广了，我的视野突然间开阔得多了。这是突破传统以后开辟出的新境界，给人耳目一新。读这种有创造性见解的著作，能不精神振奋、爱不释手吗？

从展示新的理论体系说，文体三大块（日用类、职业

类、艺术类)理论体系的建立,根据何在?作者讲得十分明白:是从文体对社会的根本功能上考虑的。某些文体,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起着频繁的传递、接收作用,某些文体限于职业工作的迫切需要,某些文体能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要求,于是从社会功能上划出了文体的“类”。这能“包举”一切文体吗?看来不会有遗漏和例外。按照“包举”的分类原则,这样的划分就有其科学性。另一个根据,则是三大类文体各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。就日用类文体说,其作用在于“主动表示写作者的意愿或感情”,同时在社会生活中还起着录记、备考的作用,再有就是昭示信守。这是日用类文体独特的社会作用,也是它能独立成类的前提条件。因为,这是其他类文体不能取代的,是其他类文体所不能起的作用。职业类文体,则是强有力的法律效力性、信息效力性以及宣传效力性。艺术类文体的社会价值则是其审美功能。社会作用各别,文体的三大类区分得清楚明白,其分类的依据也正在于此。第二个依据则是三类文体有着各自的写作规律。日用类文体在写作上遵循的准则是:重视事实,准确无误,简洁快速。职业类文体遵循的写作原则是专业性、政策性、程式性。而艺术类文体,则必须重视形象,重视艺术构思,重视艺术语言。写作规律、写作特性不同,说明文体之间有着“鸿沟”,正是区分他们的标准。这三个方面的坚实依据,确证了三大类文体分类理论体系的建立。这部专著,堪称“成一家言”。窃以为,这是《文体新探》最富创造特色、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。作者智祥的学术思想,还常常表现在对新事物的执敬、对新问题的努力探求上。尽管他已逾“知天命”之年,但是他求

新求变的志向仍然旺盛，追踪时代，尽可能地对新的实践、新的理论进行探索的兴趣仍然浓厚。他写过的两篇评述性文章《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综述》、《近期贵州文艺理论争鸣动向》，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这部《文体新探》同样以追踪时代、富于当代意识见长。虽然他也谈文体在历史上的沿革繁衍，（这将要多么丰富的知识才能谈清楚啊！）但是，其着眼点仍然为着当代，为着当代文体理论的深入探讨、为着建立文体分类的崭新理论服务的。沉迷古代，在故纸堆中讨生活，或者旁征博引以取媚于读者的情况，似乎与智祥无缘。他总是立足当今，展示未来，在学术探索的途中希望尽一分奠石筑路的力量。因此，他的理论建构就较为新颖，充溢着当代实践、当代理论的活跃气氛。在文体论中，人们时常忽视或根本无视“文摘体”，然而这是现代生活催生出的一个新产儿。恰恰是智祥，又一次对它加以评论，并注入新鲜的血液。在艺术类文体中，仅就小说而言，当前出现了推理小说、心态小说、意识流小说、纪实小说、益智小说等试验新品种，这种现象不能回避，必须论列并进行全新的解释。智祥的眼光盯着新的时代，专注于社会的变化发展，同时也根据文体内在的因素作出有启发性的回答。归纳起来，他的回答是这样几点：其一，基本原因是新时期人们的审美追求转型，或者根本改变；其二，改革开放后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，于是具有新质的文体应运而生；其三，文体自身必须不断裂变，造成自身适应新社会的优势；其四，外来影响，求变求新成为人们普遍的心态。这种有说服力的回答，是作者对新时期诞生的新事物观察敏锐，有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的有力体现。人们爱说的一句话：把立足点转移过来。问题

是朝什么方向转移，立足点在哪里。可贵之处在于，从这部专著中给人们一些启示：摆脱旧的理论框架，实现自我精神解放，把立足点切实放到当代的社会实践和当代的理论观点上来，这才有理论的生命力，这才能发挥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引导作用。

《文体新探》还葆有一个特色：实用。一提到“实用”，可能就会引起误解：内容将是浅薄的。不，它既实用，内容又是深厚的。其实用性从两方面表现出来：一方面实用于学校，尤其是中专以上学校的教学；另一方面实用于社会知识青年、写作理论研究者学习和参考。这种实用性，固然同智祥的眼光有关，同与他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关，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个人的职业性质决定的。这部书定稿之前，是智祥多年教学的智慧、经验的结晶。肇始于教学，旨归于教学，所以，成书以后，也就理所当然地能够适用于教学，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新教材，为提高教学质量作出贡献。学生有了这本新著，定然接受其新观点，按其指引的路径自学、写作；社会知识青年亦然，必定学有所得。就是对于写作理论研究者，也是一种启发，尽可以再作一番探索，甚至与作者争鸣，这会有利于写作理论研究的深入，写作理论争鸣气氛的热烈活跃。

我无意把《文体新探》说得十全十美。书中的问题或瑕疵，是存在的。这里提出几点向智祥和方家求教。

把全部文体分为三大类，讲得有理有据，而且富于创造，见解新颖可喜。但是，也有讲得不周延、不完善之处。例如所开列的日用类文体种种名称和职业类文体种种名称，有的就分不开，如“聘书”、“捷报”、“通知”、“记

录”，按我的意见，是既可放到日用类，又可放到职业类，界限不清，涵义不周延。再有，专业作家创作出那么多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为什么不能叫这些文体为职业类呢？因为是职业作家写的呀！这说得周延吗？

当论述到“艺术类文体的意义及作用”的时候，其中写道：“一般说来，通过艺术形象达到感染效果的，其所产生的认识乃是感性的；而通过语言议论或评论达到说服效果的，其所产生的认识乃是理性的。”这是传统观点，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超越；重要的，他还没有发现这个观点自身的悖谬。把形象与理性分开，把理性从艺术感染中抽走，这并不是完整的艺术论，而是简单的政治论，与当代艺术观点是大相径庭的。

整部《文体新探》，瑕不掩瑜，成就是第一位的，创新体系是有光彩的，学术价值是必须充分肯定的。能有机会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，感到非常高兴，正因为这样，也就乐于为之作序。

1988、10、贵州教育学院

（此部分文字模糊不清，疑似为作者署名及单位，但无法准确识别）

《辞类堂集》序

第一章

文体，在中国 当代勃兴

夫文章体制，与时因革，时世既殊，物象既变，心随物转，新裁斯出……文章应时而生，体各有当。

清·姚华《弗堂类稿》

一 三类千种各司其职

[illegible]

当代社会正处在一个崭新的阶段，处在科学越来越繁荣、生产越来越发展的时代，在这个开放的、正在被开拓着的世界里，人际间、群体间、国际间（甚至业已开始的星际间）等等，都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科学、司法、艺术创造与欣赏等领域和方面，进行着各式各样的（包括声、

光、波……)、口头的、书面的交往、联系、传达、支付、获取等活动。

以书面文字来表达意思的写作,是人类经过长久奋斗之后的观念、感情、信息和精神产品等的书面表现,也是人类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、改造自身的一种手段和工具。

书面交流是从手势、口语交流发展起来的较高层次的交流,就外在形式而言,它从当初的单一呈现进化到今日的多面呈现。在当今知识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年代里,基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,知识内容的扩展丰富导致了表现手段的文体也越来越多,使人目不暇接,眼花缭乱。

就拿一种最新出现的文摘体来说,光是专门为刊载它的报纸(公开发行),近一两年就出现了:

综合性的有《文摘报》(北京)、《报刊文摘》(上海)、《采风报》(天津)、《文摘周报》(四川)、《文摘》(贵州)、《文萃》(湖南)、《每周文摘》(福建)、《文摘周刊》(安徽)、《广州文摘报》(广东)、《参考消息》(北京)、《上海译报》(上海)、《大千世界》(河北)、《文摘旬刊》(吉林)、《文摘周刊》(云南)等。

专项性的有《青年参考》(北京)、《理论信息报》(北京)、《文学故事报》(北京)、《教育文摘报》(北京)、《语文文摘报》(山西)、《科技文摘报》(福建)、《影视文摘报》(北京)、《益寿文摘报》(安徽)等。

这个现象说明了新文体的出现是社会生活的必然发展而带来的。文化发达促使人们从多方面去传播信息,因而带来

报刊书籍的大量涌现，而人们对信息却不可能全部接收，于是一种曾经出现过但并未大量使用的文摘体顷刻间“走红”起来，成为了人们最为喜爱的信息接收手段和途径。它们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份乃至百余万份。

这仅是文体发展的一个例子。实际上，我国各界各阶层现今流行的千种文体，若将它们概括归类，可以有三种交流类型：

一是日用类。这类文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的。甚至是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接触和运用的。也包括不能归入其它类的，但又具有共同点的那些文体。如“条据”、“声明”等就是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所共同运用的。

二是职业类。这类文体是专为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所运用的，它依据职业的性质和项目不同而采用，是从事职业活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、必须掌握的。如机关用的“决议”、“指示”，司法部门用的“判决书”、“调解书”，教师用的“教案”，报刊用的“政论”，财经部门用的“经济信息”等等。

三是艺术类。这类文体表现着创作者的审美意识，是以艺术品而存在于世的，对欣赏者产生认识、教化、娱乐等作用。它不象日用类文体人人必须掌握，也不象职业类文体是从事该项职业的人所必须掌握，它只是由社会中的少数人所创造出来，使广大读者都可以接受和欣赏，它也促使欣赏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以接受其感染。如“纪实小说”，“抒情诗”，“散文”，“剧本”等等。

总之，文体的“类”是就大范围而言的，三大类因分别有其不同的性能而产生“性”的区别。它们的性能既是传播